

平齋文集

十



100-100-100

四部叢刊續編

平齋文集

(一〇〇二一)

翻刻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初版

本書實價國幣捌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平齋文集卷第二十九

故事

高宗皇帝建炎元年冬十月內侍自京賞內府珠玉二囊來上上投之汴水翌日以諭輔臣黃潛善曰可惜有之不必棄無之不必求上曰太古之世擿玉毀珠小盜不起朕甚慕之庶幾求所以息盜耳

臣聞人主一念之動左右承之百辟趨之天下嚮之故好惡之念當謹其微蓋此心不能兩用有所重則有所輕愛易流之陰者視尺璧如瓦礫寶難得之賢者視遠物如糞壤徑寸之珠不

易齊之四臣連城之壁不奪趙之一士審輕重之義也魯公伐衛齊人來歸衛寶而意不啻足齊伐北燕賂以瑤瓊玉櫝遂不克而還此念一爲外物所移志消氣沮矣我高宗皇帝紹開中興急欲信大義於天下以內侍所獻投之汴水使左右諸大夫國人皆知志不在小而在大與光武手不執珠玉同意用能收拾人心於渙散之餘振起國勢於頽壞之後後聖所當法也迺者經略山東九重之上初未嘗有嗜好見於外而當國惟寶玉是徇諸將旁搜巧索爭投所好奇珍異玩坌集私第歸附者得以窺其無志

於中原而動於惡臣願 陛下下一懲宿弊而反之九以珠玉服玩來獻皆碎之通衢以示聖意之所嚮邊臣聞風亦將以功名自勵務爲廉白以服豪傑盜賊之心事功可集矣至若中原銅鏹亦不必以輦入內郡爲功昔張林告淮閫有云土地歸本朝銅錢安往識者謂爲至論謀國者所當察也

晉謝安以荊江二州並缺亘石虔有沔陽之功慮其驍猛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亘石民爲荊州亘伊爲中流石虔爲豫州旣以三亘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競類皆如此

臣聞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御之爲言以馬喻也詭銜泛駕之馬跲弛而難制使王良造父御之則鳴和鸞逐水曲進退伸縮無不如意否則驛不受羈矣謝安之用三亘人徒知其經遠無競而不知駕御之術默寓乎其間蓋石虔趨捷絕倫旣奪之上流而石民與伊非所患兼是時荆江豫三州軍事皆在安都督之下而兵權實操於內此首重則彼尾輕也苟朝廷無以操其權而制其命王彪之所謂兵權萃於一門非深根固蒂之宜安烏得不爲之深慮哉知此則知八柄馭

臣雖王者有所不敢忽

高帝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爲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

武帝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各以其地比給初郡而初郡時時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費皆仰給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爲以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

臣聞人君有愛民之實意而後有及民之實惠

漢世詔書出於人主之筆精神心術之微悉於
詔見之觀高帝欲省賦甚之語簡嚴明白繼之
文帝振貸減租之詔勤勤懇懇其愛民實意皆
可以對越天地安有不被其澤者漢賦有三口
賦以食天子筭賦以治庫兵車馬更賦以給戍
邊此詔所欲省當是斯時又有獻賦郡國假獻
爲名重賦以爲民害故亟欲省之方楚漢之爭
未決則初爲筭賦及天下既定則欲省獻賦以
此見傷財害民無如兵費之重兵費百出而欲
行愛民之政蓋難然愛民之意不可以兵而間
斷也武帝元狩之詔謂君者心也民猶支體支

體傷則心惜怛非無愛民之意而好大喜功移
之臣嘗考司馬遷平準書其論帝取財贍兵本
末凡十餘節一節害深於一節曰江淮之間蕭
然矣曰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曰三人言利
析秋毫矣曰吏道益雜而多賈人矣曰稍稍置
均輸通貨物矣曰無慮皆鑄金錢矣曰公卿大
夫多諂諛取容矣曰楊可告緡令縱矣曰縣官
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曰株送徒入財得
補郎郎選衰矣而終至於曰不敢言擅賦法矣
而極高帝欲爲民省賦帝乃聽吏擅取非經常
之賦夫豈不知有民哉置郡方新顒顒待哺恐

廢前功惟求趣辦雖欲禁吏之不擅賦不可得也益口賦三十輪臺悔之猶幸此意不絕如綫而仁義之澤未至於遽斬此所以壽四百年之脉歟

紹興元年六月辛巳上虞縣丞婁寅亮上書言宗社大計欲望於伯字行下遴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上大嘆寤戊子諭大臣曰昨令薦選藝祖之後宗子二三歲者得四五人資相皆非岐嶷且令歸家俟其至泉南選之

臣恭攷

高宗皇帝誕聖於大觀丁亥即位於

建炎丁未至婁寅亮上書之歲聖壽方二十有五萬世無疆之計大矣哉

蜀先主將東征孫權群臣多諫不從大軍敗績諸葛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唐太宗欲自征高麗群臣多諫不聽凡拔十城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證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

臣聞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蓋自堯舜不作人主孰能無舉動之過所賴以拂正其非而反諸是惟左右前後

之臣爾而便佞者逢之輕黜者長之具位者拱視而不暇問畏事者竊歎而不敢言幸而敢言亦惟一言以塞責而終歸於首鼠人主過舉於是莫之能救使當舉動少差之初力盡面折廷諍之誼引裾不從繼以折檻自非諱過懷諫之主安能不矍然悟幡然改惟其若宮之竒儒而不能強諫故雖諫無益也先主復關羽之耻而興忿兵太宗討高麗之罪而興貪兵非無黃權褚遂良等之諫而所諫不力無救於行法魏二臣猶在必將激烈懇到極其骨鯁不從不止也夷陵鴨綠之悔當時諸臣安得辭其責哉雖然

亮知惜孝直而考其推擇之素特將琬費禕之
純良向寵之淑均何望其復有孝直之方勁太
宗知惜魏證而田舍翁之怒見於生前仆碑停
昏之恨形於身後敢言之氣沮喪殆盡末節欲
望廷臣如證之剴切難矣是則人君平時能養
法家拂士之氣臨事乃獲法家拂士之力

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
主父偃而歎息群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
牧洪羊擢於賈孺衛青奮於奴僕日磧出於降虜
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於茲爲盛
儒雅則公孫洪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

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
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
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
李延年運籌則桑洪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
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
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

順帝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
遂廼備元纁玉帛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
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己之
禮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拂巾衽褐以企旌車
之招矣至廼英能承風俊乂咸事若李固周舉之

淵謨洪深左雄黃瓊之政事正固亘焉楊厚以儒
學進崔爰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种暉樂巴牧
民之良幹龐參虞詡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
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糾違郎顗陰陽詳密張
衡機術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盛焉向使廟堂納其
高謀疆場宣其智力帷幄容其謇辭舉措稟其成
式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

臣聞求賢而不用吉士與不求同知人而不善
任使與不知同人主有志於治孰不知非賢罔
乂而急於求賢者有行可除可公養之仕亦莫
不起而應其求海濱之大老至洛陽之年少至

東山之高卧者至周南之滯留者至明庭立鵠
華階振鷺非不極一時之盛而知不盡所抱用
不盡所知如醫者聚參苓朮桂玉札丹砂於一
橐品雖至珍用與病違雖聚無益也武帝蒲輪
之招一下而異人並出順帝元纁之聘一馳而
俊乂咸事好賢急士之意前後無間然武帝有
儒雅篤行質直推賢定令文章滑稽應對歷數
協律運籌奉使將率受遺所聚凡二十七人而
漢以之盛順帝有淵謨政事儒學文章牧民將
帥推士糾違陰陽機術所聚凡二十人而漢以
之衰蓋武帝於人才之長短小大洞察底蘊隨